

玩

刀尖马背上行走的生命传奇
DAOJIANMABEISHANGXINGZOUDESHENGMINGCHUANQI

原创小说

徐大辉/著

命

玩命

徐大辉/著

刀尖马背上行走的生命传奇
DAOJIANMABEISHANGXINZUODISHENGMINGCHUANQI

长篇原创小说

诡异的行帮习俗再现

惊险匪巢生活的揭秘

一个土匪后人讲述的鲜为人知故事

一本从土匪的视角描写土匪的奇书

中国东北土匪众生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玩命/徐大辉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142-867-7

I. 玩…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732 号

玩 命

著 者: 徐大辉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867-7/I·410
定 价: 2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A 卷 / 001

□观音场 / 002

乡女叶大美被掠进匪巢，谁享受妙龄女子的初夜权？胡子就用赌博的方式来确定，最终谁能赢得她？

□狼肉大宴 / 004

一条浑身是血的老狼，叼着一把匣子枪，踉跄跑向荒原深处。狼与胡子结下仇怨，是在月夜的荒野，大柜赌钱归来遇狼群，三个随行胡子为救大柜之命葬身狼腹，大柜便吃狼心祭死去的弟兄，摆狼肉大宴之夜，狼群吞噬了匪巢。

□替身 / 006

一个庄稼汉子被杀；
一个孕妇被狼狗掏死；
一个小孩儿被刺刀挑出墙外。

日本宪兵血腥屠杀，逼村民交出藏匿的游击队长。不交人每隔五分钟就杀一个人。一声断喝：“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死期孩子 / 007

小金花为偿还爹死时欠下的棺材板钱，她十三岁时自卖给春销堂终身为妓——死期孩子。胡子现水子嫖妓时，与小金花情投意合，他要带走她老鸨子不准。现水子绑了老鸨子的票，赎票的条件是用小金花换人。

B 卷 / 010

□蓝圈密令 / 011

爱音格尔荒原胡子成灾，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古镇舍伯吐被胡子搅得天翻地覆。恼羞成怒的山野大佐，采取以毒攻毒，在军事地图边陲的舍伯吐画一个硕大蓝圈。一次极为机密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C 卷 / 031

□郑五 / 032

额伦索克村郑地主家资万贯，为父殷殷希望五儿子继承家业，便请私塾先生谆谆教导，郑五朝孔圣人像浇了一泡尿，他背叛父亲当了胡子，因此父亲和几个哥哥受到株连。官府将他捕获，他跪地给爹磕了三个响头，郑五明白是谁告的密。

□马拉子之死 / 033

大柜铁磨头受伤后，让马拉子朝伤口上浇尿。雪白的大腿根处马拉子觉出异样。大柜铁磨头叫马拉子和他去荒草甸子，昔日横刀立马的铁磨头露出女性胴体：“来吧，是你的啦！”一切都自然的发生和结束。砰！完事后大柜铁磨头一枪掀飞马拉子的天灵盖。

□压红窑 / 035

搭管的胡子大元子带上半褙裤鹰洋，走进通达大车店猫冬。车店杜掌柜问：“压红窑（找女人陪着）吗？”大元子摇头，他盯上杜掌柜如花似玉的女儿……

□人皮马鞍 / 037

一副制作精巧的马鞍，黄铜骨架蒙着麦青色的人皮，细腻而光亮，鞍子左侧某一部位有明显子弹洞穿的痕迹——口径很小的窟窿。匪首遮天蔓被枪决前，瞥一眼那副马鞍，目光粘粘地留恋，马鞍上歪歪扭扭地文着一个女人的名字。

□封缸 / 040

封缸，胡子的黑话是守秘密。勃勃吐山里，两个胡子持枪日夜监视祖孙两个石匠，藏匿财宝的秘密山洞修成。良心发现，暗暗放走了小石匠。归终，两个胡子和老石匠都未能逃脱被杀戮的厄运。

D 卷 / 043

□胡子没有眼泪 / 044

关东人活得豪横，爱得豪横。

魏艳花生得美丽，命运却不济，被马善人娶进门做五姨太太，备受大太太欺辱，操刀复仇给胡子卧底……她拜香入络，与“票”韩少爷马肚子底下偷情，并一起私奔，途中惨遭横祸，一切希望破灭后，重新当起胡子：单搓——成为名震荒原的孤匪。

E 卷 / 064

□死劝 / 065

唐寡妇手托颤巍巍的乳房，浓香的奶柱陡然射入火神爷干涩的眼睛里，矇然中出现片雪白，令胡子怦然心动，一口叼住绛紫色的乳头。唐寡妇在火神爷身下唱起《劝胡子歌》……

□老冬 / 068

冒烟雪冻僵了北大荒，却没冻僵胡子对女人的欲望。压在乔家土窑里的冰天子，倚仗亲哥哥是大柜，妄为地破坏本绌规矩，去压裂子（奸女人）。大柜万胜将怎样处理亲弟弟呢？

□换帖兄弟 / 071

双双跪在高堂老母亲面前，互换写有自己生日时辰的帖子，结拜成兄弟。一个啸聚山林为匪，一个靠家产和路子当上奉军营长。

老娘七十寿辰，营长李炽良摆鸿门宴，匪梟赵三刀醒悟晚矣，一头撞向刺刀！

□生死界 / 074

生与死的距离有时很远，有时很近。遭水香陷害的胡子船衣破，罪名是贴了干（强暴），要受绌中最残酷的刑罚制裁：卧鸡子。盛着滚烫豆油的马勺端向船衣破，锋利尖刀割开裤子时，胡子们惊呼：是草儿！（女人）害人者终遭报应，水香的阳物被沸腾的油锅炸干。

□黑鬃烈马 / 076

胡子最爱两件东西：马和枪。

朱三有匹黑鬃马，它多次救了主人的命。枪林弹雨结下的生死恋，超越了人与动物的界线。它枪口下救走他，星夜兼程赶上绌子，可是朱三已在它背上死去数日。新坟前，黑鬃马前蹄蹴地，悲痛地哀嘶，不肯跟绌子走。二柜顺风耳掏出枪说：“它不愿意离开大哥，就成全它的心愿吧！”

F 卷 / 79

□哭泣的人头 / 080

乡绅牟昕家遭蒙面大盗勒索，他搬来大柜压五省为其除害，一个十六七岁的蒙面匪落入网底，并砍了他的头悬挂村头树上。一个外乡女人说是她的儿子，大柜压五省路过时，见那人头流下滴滴血红的眼泪。人们大惑！

□生死弟兄 / 082

黑红的胡子血凝成了两个字：兄弟。在绌子遭铁围、插翅难逃时，



大柜压一面舍身保全缙子，演出一幕悲壮的诈降剧。

□吃插月的故事 / 086

粮台一脚门在长岭村被杀，大柜老君仁率人暗访。然而帮助警察杀死一脚门的单久英，却是大柜昔日的情人。捉回人头，二柜一枪结束了大柜，因为大柜捉回的人头只是单久英的替死鬼。

□血字 / 089

拉拉屯儿村长麻国柱收到胡子的勒索信，要求他照信上所列的物品限期如数送到指定地点，否则，进村杀人放火。实逼无奈，麻村长按照胡子的要求办理了，结果惹怒了警署，以“通匪”罪绳之，押解省城受审的途中，突然杀出一路身份不明的人马。

□绝情 / 091

绸缎庄尤老板的小儿子德龙被胡子绑票，自己完全有能力赎票却无动于衷。若干年后，当上镇维持会长的尤老板，带警察包围了胡子藏匿的大车店，向里边喊：“德龙，爹来救你！”车店里传出小儿子德龙的回答：“我不是德龙，我是大滑子！”尤会长迷惑。

G 卷 / 095

□马背上行走 / 096

古人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然徐家兄弟七人，么弟被胡子绑票而不赎，原因是他呱呱落地时，村子有人看见一颗蓝色流星落在徐家后院。七爷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当上胡子大柜，一个个恩恩怨怨的故事由此生发！

H 卷 / 125

□第三十个 / 126

每杀一个人，生着螺旋胡须的胡子就在枪身上刻上一道。他发誓为遭三十枪而死去的小儿子报仇。当杀死第二十九个人的时候，他身负重伤，肠子拖出体外。于是他在枪上刻下第三十道后，将枪口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活窑 / 128

地主王海鹏家的小猪倌，将饭碗口朝下扣，筷子横放在条桌上，犯了胡子大忌。巧合？倒霉？当夜果真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胡子，大柜宝全要杀死小猪倌，娘的美貌救了他的命。

□缙殇 / 131

陈船口富户贾家兄弟二人，被逼弃耕为匪，置枪百杆、马百匹，聚

乡民百余，起局拉锯，确立山头，报号：天下响。然起局之夜，得消息的驻军进剿，全络夭折而殇。

□凶年暴月 / 134

深夜，公爹撕下正人君子的面皮，站在儿媳面前是一个色迷迷、半头白发赤身裸体的公性动物；胡子二柜平东洋摸进屋来，凶横地说：“脱裤子，赶快脱！”她将烟筐箩扣在胡子的眼睛上，剪刀猛扎猛刺猛捅猛戳，像似重复公爹在自己身上的蹂躏动作。

I 卷 / 138

□八爷 / 139

黑八爷是个神秘人物，临终嘱咐家人把他埋葬在月盟坨子。伪满时期，谁人是官谁人是匪，黑道白道难以分清。黑八爷的行为，是那个官匪一家、龌龊和阴暗社会的真实写照。

□典鞭 / 141

过年放鞭赶鬼跑，

胡子典鞭请鬼到。

这是一个遵照络规惩罚叛逆的惊险故事！

□坐堂胡子 / 144

关东匪界中应运而生一个行道，专门为胡子销赃——走头子，俗称坐堂胡子。马具店老板薛感厚，便从事这项肮脏活动。

□释梦 / 147

胡子大柜占北边夜里梦见有人抬口红棺材，一位身穿鹅黄色衣服的小姑娘打着灵道幡。翻踩先生根据大柜这个梦，确定了踢坷垃，结果被官兵包围，占北边被俘获，刽子手霍霍磨刀之际，胡子大柜想：梦真准！他只对翻踩先生讲了梦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梦见一帮小孩哭丧，这绝对不吉利。

□经历 / 150

没有经历胡子绑架的人，想知道胡子绑票——熬鹰——赎票的全过程，就听听一个被胡子绑了票的人叙述吧！

J 卷 / 154

□贪吞大饷 / 155

情人被窝里随便的一句话，大柜苦辣酸牢记在心里。在抢劫来物品中私拿金质龙凤簪子，亲自埋在已故情人坟头，以了却一笔心债。约束胡子大柜的《五清六律》绝对不允许他这样做，尽管众弟兄原谅了他的



过失，但是他不原谅自己！

□亲仇 / 157

豆蔻少女为救被胡子绑票的父亲和哥哥，她以二百块大洋自卖到双鸾堂。后来胡子邓大脚包占她，她发现胡子胳膊上火刺条青。她抄起剪子，一腔仇恨凝聚在手上，扎断邓大脚的喉管。

□王大鼓 / 160

鼓，与一个胡子结下不解之缘。砸窑时，大柜击鼓叫阵。逢年过节，敲鼓娱乐。一个又一个惊险、厮杀、劫掠的岁月在咚咚鼓声中逝去。刑场上，死囚王大鼓一阵畅快擂鼓后，鼓捶击碎了自己的脑壳。

□长命锁 / 162

杀砍之余，匪巢里，张老瞎子用弹壳、子弹头制成匪气十足的吉祥物——长命锁，送给儿子，一个生日送一个，直到自己生命完结。

K 卷 / 166

□瞋 / 167

压寨夫人小他近二十岁，拿她当胯下的一匹小骡马骑，狼皮褥子上她鼓励胡子大柜的话是赶牲口的专用术语：得、驾、吁、哦！压寨夫人生下的孩子并不是胡子大柜的，她怀着愧疚讲述隐私时，不料胡子大柜说他早知道，自己的“家什”不好使，那孩子的父亲是谁？

□惩罚 / 169

曾经同甘共苦，胜似同胞兄弟，互称对方母亲为娘。在车耳板上经历了沟沟坎坎，马背颠碎了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情谊。一场近乎残酷、玩命的游戏悄然进行，谁胜谁负？

□毒誓 / 172

在拉杆子结拜之初，八方好带头发过毒誓。当他感到昔日的弟兄成为累赘就背叛誓言，狠毒地策划了最后一顿晚宴。

□渴 / 175

一个躯体快要风干的小匪，艰难地诉说着遗憾：“我一朵花没开呢，没女人……”贞顺明白了，解开衣襟，将嫩软的乳头塞进小匪嘴里，然后从髻髻上拔下银头簪，刺进细如凝脂的乳房。

□墟村之恋 / 178

她出嫁前，把身子给了意中人。他望着迎亲的骆驼队远去，痛苦万分，悠悠驼铃始终在心灵深处丁当。他与她再相见，她已沦落，做爱后她伸出手索要：“一次，一块大洋！”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刻骨铭心的爱。

L 卷 / 182

□长夜寒星 / 183

威震爱音格尔荒原的胡子大柜天南星，统领百人马队，杀杀砍砍抢抢夺夺，掳掠奸诈，有苦也有甜，有恨也有爱，他悲怆地走完剪径大盗灰色的一生。

M 卷 / 215

□恶贯 / 216

大蓝字夏天打劫总是光着腚子，他联合了几个辮子来攻打吴家响窑。坚守北门的吴家小姐霞，从炮台窄小射击口望见胡子坐骑上白亮亮的一片，便悄悄把手雷藏进怀里，并按自己的想法去做，霞与大蓝字同归于尽。

□报复 / 218

血淋淋的人头与棺材同葬，胡子出大殡。白沙蔓遭遇狼群，先被大车队救起，后又被抛弃。车老板见死不救，招来杀身之祸。

□毁 / 221

为匪多年，摇身一变接受改编，当上陆军营长，黑白两道，内外游刃。军官铺局——暗中拉辮子抢劫民财。民举官究，被判极刑，庇护他的李团长暗中放生，隐姓埋名，用豆子烫成麻脸破相。最终被一妓女认出后枪杀。

□阴阳脸 / 223

谁家有人被胡子绑票，廖善人便主动去说项（与胡子商谈赎人事宜），解救了好名人质，从来没有人识破他斡旋中的勾当。他为得到彭寡妇，精心策划绑架，结果丢掉了性命。

N 卷 / 227

□最后一杯血酒 / 228

飞毛腿、草上飞，胆大技高，心狠手辣。走投无路加入匪辮的大黑鱼，他和淑珍的露水姻缘……虎口逃生，大黑鱼人性未泯灭，穷途末路他和淑珍生离死别。血酒难咽，最后一杯血酒更难咽！

O 卷 / 248

□砸响窑 / 249

大地主石力饶为警告胡子别来抢劫，或表明他家有枪手护院，在自家的烟囱上挂一面红旗。胡子六傻子为在绿林中震下名头，决定砸开石家响窑，龙虎恶斗，触目惊心。



☐ 隐私 / 252

在吃走食的特殊环境中，胡子韩景堂与日本胡子本监结成兄弟，他们难逃缙子灭亡的结局。遣送日本人回国，本监朝鲙鱼坨匪巢方向长跪不起，痛哭失声。突然掏出一颗磨得锋利的三八大盖枪子弹头，戳进自己前额。

☐ 苍茫 / 255

胡子岳添把俄文字母文在自己的卵子皮上，是为了记住他心爱的二毛子女人。岳添过上贫民的日子后不久卧泥坑自杀，割掉辫子摆个图形遗在尸体旁。他老伴肯定地说，岳添身体某部位有这一图形。

☐ 决绝 / 257

墓坑已掘好，大柜黑孩子在执法队扣动扳机前转过身来，目光停在镇长柳砚冰的眉宇处，问：“你眉毛里藏卧的黑珍珠是不是两颗？”

她的心受到强大的撞击而哆嗦一下，迅速拉低帽檐遮挡住眼眉，干脆地回答：“一颗，只一颗！”柳砚冰镇长下令处死为匪的儿子。

P 卷 / 260☐ 血祭 / 261

一对男女，既是仇人，又是恋人。女的是土匪头子，男的是解放军侦察排长，难以拆解的仇怨，复杂紧张；微妙的恩恩爱爱的感情纠葛，柔肠寸断；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围剿，惊心动魄；生离死别，遗恨绵绵。

附：土匪习俗资料 / 297**后记·我所知道的土匪 / 309**

余英时

余英时文集



刀尖马背土行走的生命传奇

DAOJIANMABEITUHANGXINGZOUDESHENGMINGCHUANQI

A卷

天下第一团，
人人都该钱，
善要他不给，
恶要他就还！
——土匪歌谣



故事1：观音场

月光从百年老树繁密的枝桠间筛下，寂静的傲力卜小屯洒满了斑白。

吹灯躺下，叶老憨折折腾腾，从被窝里爬出来，摸黑到外屋，确定结实的木板门闩得很牢后，向西屋独睡的闺女大美说：

“机灵点儿，别睡得太死，这几天屯里传扬胡子要下山来。”

“嗯呐！”大美答应着，将一纸包掖进枕头下面。这是一包稀脏的锅底灰，爹再三叮嘱她，胡子进村立即用它抹黑脸，免得青春妙龄真面目暴露给胡子。叶大五是傲力卜小屯公认的美人儿，白皙皙的一张小脸，水汪汪的一双眼睛，鼓溜溜的一个人。她刚入睡不久，全屯的狗疯叫成一片，慌乱的东屋爹急切地喊：

“大美，胡子进屯啦！”

大美迅疾把脸抹黑涂丑。门闩被猛烈地撞击下来，胡子闯进西屋一把扯住朝木柜里钻的大美，斜眼的胡子大柜铁雷用力过猛，撕掉她的上衣，裸体在油灯下鲜亮诱人。淫邪目光盯得大美羞愧难当，胡乱扯起衣服碎片朝胸前凸起的地方掩，仍有半球裸露……吓得后背精湿的叶老憨颤巍巍地说：

“她是疯子！”

“姥姥个粪兜子！俺走南闯北，经过的事儿多啦，你敢唬爷爷。”大柜铁雷一马鞭子抽倒叶老憨，瞥眼满屋乱翻而一无所获的胡子们，下令绑了大美，临走给叶老憨扔下句话：“准备三千块大洋，半月后山上赎票。”

“大爷……”叶老憨作揖磕头，胡子还是绑走大美。

叶家老少哭成一团，家徒四壁，卖房卖地砸锅卖铁也凑不够三千块大洋啊！没钱赎人，丧尽天良的胡子绝不会让黄花闺女囫圇个儿地回来。

叶家的人没想错，大柜铁雷把大美带回山上，两盆清水劈头盖脑地从她头顶浇下来，一张靛脸出现。大美俊俏的脸蛋使大柜铁雷动心，开的价足以使叶老憨赎不起人，赎不起就怪不得爷们不仁义啦。

胡子严格遵照络规，派花舌子^①去叶家催索赎金，他带回消息：“求借无门，叶家不赎票啦。”

哈哈，大柜铁雷笑得痛快。立即吩咐下去道：“后天八月二十放台子（赌博）开观音场（以女人为赌注）。”

关东胡子行道中，较大的络子讲五清六律，一般不绑花票（女人）。然而，铁雷的络子虽大，但却绑花票、压花窑，随意奸淫妇女。

铁雷属好色之徒，是见了女人就挪不动步的主。大柜玩女人还没玩到糊涂地步，为使自己的络子不至于因搞女人而散了局，他立下了一条特别规矩：绑来花票后，在人家没放弃赎票前任何人也不许碰她，如果没人赎也不撕票，用赌博方

^① 花舌子：土匪络子四梁之一，是外四梁。



式来确定花票归谁受用拥有。因此，这样的赌博最富刺激，那漂亮的花票，特别是红票（妙龄女子）的初夜权，多么诱人啊。

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挤满看热闹的胡子，煤油灯和狼油火把全点亮，令众胡子兴奋时刻来临。被剥光衣服的叶大美，赤条条地绑在四仙桌子上，呈平躺状，光滑的肚皮上摆副麻将牌，缙子中的头面人物——大柜、二柜、翻垛、炮头坐在桌前，一场比赌房子赌耕田赌金银赌马匹赌刀枪还刺激的赌博开始。

二柜心猿意马，非分之想时就咽唾沫，他们唱低级的麻将牌歌谣：

“麻归麻，麻得俏！（九饼）”

“肚大腰圆生个胖宝宝！（五饼）”

“回龙！”大柜铁雷猥亵地捅下大美的肚脐眼儿。

众胡子恋恋不舍地散去，二柜酸涩地说：“大哥，悠点劲儿。”

哗啦啦，大柜铁雷将麻将牌扬到地上，掏出枪砰砰射灭所有的灯和火把。一点儿动弹不得的大美见铁雷闷闷、脱衣服，疤痕累累的躯体山一样倒压下来，污言秽语中大美咬紧的嘴角淌着鲜亮亮的血，满脑空白……厄运安排胡子夺去她的贞操，她没吭一声。

“你把啥都给俺，俺也不是无情无义，实话告诉你，过两天挪窑（缙子转移），你有两条道可走，要么回家，要么和俺走。”铁雷说。

“我要入伙！”叶大美语惊铁雷，他呆了。其实他无法理解一个被胡子破身而没脸回家的女子被逼出来的人生选择。大美并非草率，她认真地想过此事，与其说回家遭屯人指指戳戳，或再遭其他缙子绑架，不如为匪安全。

“你有种！”大柜铁雷择一吉日为大美举行了挂柱（入伙）仪式。既然是缙子里的一员，就一切照规矩办，用蔓子（姓什么）竖山头（报号），大美姓叶，叶是青枝绿蔓，她索性自报号青枝绿。

叶大美——青枝绿——压寨夫人，她开始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死心踏地跟铁雷走，用女人全部温存去体贴、侍奉胡子大柜。每次分片子（分饷）她都悄悄攒下一些，幻想有一天攒足钱，说服铁雷离开缙子，买房子买地，过百姓平常的日子。

改变她或者击碎她梦想的，跟一个突发的事件有关。那个夏天夜晚胡子压在老巢，大美独睡在铁雷的狼皮褥子上。这天夜里窗户被从外面端开，二柜赤裸的身子钻进她的被窝，她怒斥、恫吓道：“你敢动我，铁雷插了（杀死）你！”

二柜一阵轻蔑的冷笑，容不得大美反抗，饿狼吞噬掉窥视已久的猎物。她一脸委屈向归来的铁雷控诉，满以为二柜会被大柜杀掉，不料铁雷说：“俺叫他干的，从今以后，炮头、翻垛、水香……俺叫四梁八柱都尝尝你这美女的滋味。”

滋味？她心一紧。蓦然明白自己是多么傻啊！她痴心爱慕的人，将自己拱手让给他人做玩物。一切梦想瞬间破灭了，一颗仇恨的种子悄然种下。

在俩人都有那种愿望的夜晚，大美说：“我躺到四仙桌子上面……”

“还是獐子皮褥子软和。”铁雷说。





大美坚持要躺在四仙桌子上，他依了她。于是大柜铁雷见到第一次摆观音场的情景，她身体朝天打开，仍然没吭一声……疲惫的铁雷滑下身去时，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发出嚎叫，下身血流如注，他摸到匣子枪尚未举起来就倒了下去。

裸体叶大美攥着改变她命运的那根半截阳物，怪怪地狂笑，尔后将带着血的剪刀刺向自己，一行掺着殷殷鲜血的泪水滴过妩媚的脸庞……

故事 2：狼肉大宴

若干年后，人们经过爱音格尔荒原上架马吐一带，仍然可见块块人骨，尽管岁月的风沙掩埋掉无数具骷髅，但还有些裸在光天化日之下。据说到了阴雨连绵的夜晚，便可看见一蹿一蹿跳跃不停的幽幽鬼火，还能听到冤魂们呜呜咽咽的哭声，这里发生过一个胡子全辮人马，葬身狼腹的悲怆故事。

架马吐处在荒原腹地，荒凉偏僻，人迹罕至，胡子老五更辮子相中此地，挑选一处三面环土坨子，一面临着开阔草地的有利地形，修建四合大院，筑起围墙，百十号人马压在（呆在）这里。

“大哥，快过八月节啦，是不是尽早准备一下。”二柜宝全向躺在狼皮褥子上抽大烟的老五更提议道。

“二弟，”胡子辮子中只有四梁八柱间才称兄道弟，其部下一律称四梁八柱为爷。大柜老五更深吸一口烟，微闭双目，飘飘欲仙中说，“叫翻垛先生（四梁之一）操办，要丰盛些，今年弟兄们都很辛苦。”

“哎。”二柜宝全照吩咐去办了。

此辮子成立四五年时间，头几年常有闪失，靠着几杆铁公鸡（沙枪）、大抬杆（土炮），勉强维持局面。自从去年冬底，拿下有名的大地主土围子，得数匹好马、枪支、金子银子，把吃不了的粮食就地分给农民，一时间数十名青壮年弃耕加入辮子，老五更辮子兴旺起来。

三日后，翻垛先生把八月节的安排详细向大柜说明：按六六大席准备的，老粗（牛）横川子（三头），爬山子足（羊 10 只），尖嘴子（鸡）……

“黑心皮子（狼）呢？”大柜老五更问。

“我查看一遍，狼油火把还有三十多支，加上松明的，猪油的，点个通宵足够了。”

“不是用它上亮子（点灯），让弟兄们吃顿狼肉。”大柜老五更说得咬牙切齿，“我要对得起死去的弟兄。”

“好，我这就派人去打。”

“至少要满把子（五只）！”大柜老五更定下狼的数目。

并非此辮子有过节必吃狼肉的规矩，鸡鸭鱼猪狗牛羊，甚至山珍海味也能弄得到，干吗偏要吃狼肉呢？事出有因。

那次，大柜老五更带三个胡子去偏远小镇赌钱归来，行至荒原时月已升上中

天，大地一片灰蒙蒙，一座座牧人盘在甸子上的草垛，高高地山一样矗立，突然，走在前面的老五更，他的坐骑长嘶一声立刻顿足不动，只见无数绿色亮点在四周闪烁。

“黑心皮子！”大柜老五更掏出枪告诉随来的胡子，他十分冷静，面对的狼不是一只两只，而是一群。尽管他们四人都有武器，但子弹却极有限，弹尽后难逃狼口，唯一的生路就是尽快到前面大草垛，爬到上面躲避，或许可免于殉葬狼口，他果断命令：节省子弹，连子（马）靠近，杀出条血路，冲上草垛。

狼大概看出胡子的打算，以其不顾生死的气概堵截。胡子百发百中弹不虚发，狼哀嚎着一排排倒地，距离草垛还有段路程，狼再次更疯狂地猛扑过来。这是一次生死搏斗。胡子两匹马被狼咬倒，大柜老五更命没失去坐骑的胡子救起落马的胡子，他把腰间那颗自制的土雷狠命甩出去，巨响惊天动地，狼被突如其来爆炸震慑住，四处惊散、逃遁，趁此空隙他们爬上大草垛，坐骑不肯离去，老五更挥鞭抽下，驱赶马离开草垛，那两匹马昂首吠吠嘶叫几声后，逃走。

嗷嗷几声狼嚎，狼群重新聚集，将大草垛团团围住。再一次朝上爬，未成功。一只老狼带头叼草垛的草，众狼效仿叼拽草，哧哧！草垛震颤，逐渐降低。

用不了多时，草垛低了，狼便可冲上来。

“大爷，咋办？”一个年纪小的胡子沉不住气啦。

是啊，狼一口口地叼草，草垛眼瞅着下落……喊吧，此处前不着村后不巴店，谁能听得见？朝天鸣枪，深更半夜谁会来救？大柜老五更一时也没了主意，他将所剩的最后一颗子弹推上膛，准备与狼决一死战，当然生还的希望相当渺茫。

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声冲霄的马嘶长啸，一匹马如黑旋风一样疾奔而来，月色中可见它长鬃直立，大口张开，冲入狼群连踢带咬，杀出一条血路到草垛下，它向大柜嘶儿地叫，并将身子靠近草垛，等待主人骑上它。

“大爷，你快走吧！”三个胡子异口同声催促，并把自己的枪递给大柜，“带上吧，冲出去。”

“好兄弟啊，我尽快带人来救你们！”大柜老五更眼圈红了，他知道三个弟兄已没救，在他手持双枪冲出狼群时，后面传来悲怆的喊声：

“大爷，我们来世再见吧！”

返回老巢，老五更率队伍赶来，狼群已散尽，除了见到几块带血渍的破衣烂衫外，连块人骨头都未找到。

天上一轮清月。

胡子老巢土院内燃起篝火，数支火把也点燃，照亮张张酒醉的脸庞。最后，还差一道大菜尚未做好——烤狼肉。

五只肥狼架在篝火上精心翻烤着，幽幽肉香飘逸而出，连守在土炮台上站岗的胡子都闻到了诱人的香味，忍不住直咽口水。

大柜老五更面前一溜放着五个鲜红的狼心。他先用刀子削一片，蘸上咸盐





花，入口前叨念一遍被狼吃掉的三个胡子的名字，而后吞下那片狼心。左右分坐的四梁八柱也照大柜的样子，分吃狼心。

烤好的狼肉抬上桌，大柜老五更和众胡子分吃狼肉……然而，一场悲剧发生啦，数以百计的狼从各个角落涌进大院，烂醉如泥的胡子刀枪抵抗，整整一夜枪声、狼嚎、哭喊声不断，到了黎明，这里一片死寂。

几位偶然经过此地的人，见一条浑身是血的老狼，叼着一把匣子枪，踉踉跄跄跑向荒原深处。

故事 3：替身

日本宪兵队和伪县警备队将旺兴村团团包围，向村内打炮、扫射冲锋枪、投掷手雷，未见抵抗便蜂拥进村，挨家逐户地搜查，然后把全体村民赶到大场院里。

日本宪兵队长咿哩哇啦一阵后，警备队长开始训话：“太君说啦，不难为大家，只要说出共产党游击队长王顶藏在哪里，全村老少爷们就可相安无事，提供线索者太君大大的有赏。”

百多双惊恐的眼睛望着黑洞洞的枪口、亮闪闪的刺刀、呲牙咧嘴的大狼狗。其实游击队长王顶几天前和日本兵打仗负伤后养伤在本村，至少有十几个人知道重伤未愈的王顶队长藏在一家白菜窖里。

王家出了两个闻名乡里的人：老大王顶参加抗日游击队，率领七十多人活动在爱音格尔荒原，与日伪地方武装为敌。一次狙击骆驼队，杀死日军多名，结果招致日军报复，血洗了旺兴村，杀死数名村民。王顶的妻子及三岁的儿子均遭杀害。当时王顶率游击队在外打仗未能回村救人，自己幸免罹难。除此，王家老二王立也毫毛未损。

王立与王顶是双胞胎，人生路走得截然不同。他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成为惯匪，报号穿山虎，自诩绹子局红（绹子强大），管亮（枪好），方圆百里人人知道，恨他怕他。因此，王顶在旺兴村民中是英雄，王立在村民心中是匪枭。假若日本宪兵要村民说出王立藏在哪里，知道的都会告诉日本鬼子。

然而，王顶除非被日本鬼子搜查出来，不然绝对没人告密的。

本是深秋时节，冷风嗖嗖，加之置于刺刀寒光之中，村人瑟瑟发抖，场院内气氛异常紧张、惨人。

手拄战刀的日本宪兵队长，三角眼眯成一条缝，他有绝对准确的情报：王顶在村内养伤，人就躲藏村中，在场的一定有人把他藏起来。

“乡亲们，咱可别为一个共产党分子惹来杀身之祸啊！”警备队长煽动、蛊惑说，“王顶的游击队被太君消灭了，剩下他自己单枪匹马成不了气候。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王顶斗胆杀死太君，这次太君专向他一人讨还血债，与乡亲们秋毫无犯。知道的，快说吧！”